

T 4664.7/3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2 1939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四十

荒政類

請復常平疏

臣聞古無常豐之歲而民不患於不給無他積之有預也夫民司命者官而恃以爲命者穀穀不積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故預備之計於民最急今江西所屬預備倉穀湖口縣不及一千石彭澤縣不及六百石石城縣僅二千有奇恭和大縣亦僅八千有奇其餘積蓄俱少臣竊憂之夫凶則散豐則斂官府常規散則樂斂則怨人情大致詭名冒領適長市道之奸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抵斗追還竟諧里老之計公催稍急則交扇互搖巧
呈哀訴只得停止以致數縮于官有出而無入約爽
于民有借而無還出非原泉運非鬼神伊何能繼今
欲公私兩便惟有常平可復而已查得近例一里約
積穀一千五百石江西衛所姑未槩論試以有司言
之六十九縣總計一萬一百四十五里穀以一里千
石計之尚該一千一十四萬五千石見在所積十未
及一約少九百萬石每穀五石作銀一兩該銀一百
八十萬兩盡括司府庫藏不盡一十萬兩糴本羞澀
力難求濟是外非重罰罪囚則勒勸大戶取彼與此

仁者不爲况今法日以弊難開勸罰之門義日以衰
難求輸助之戶若棄是不務則今年直小荒耳待哺
嗷嗷聚群搶穀南康起九江起饒州又起熄之而復
炎痛之而無畏萬一大荒其無尤甚者乎是正謀國
所當預慮者也宋仁宗時嘗出內庫百萬緡以助糴
本今日內庫臣未敢知若承差吏典納銀之例又
妨正體彼善之法冠帶尚義猶可行耳伏望

聖明軫念江西爲控扼楚蜀閩廣擁護金陵要地
人民凋瘵之餘垂仁加卹特勅該部計議奏行
布政司招納義民官一千名除問革官吏外不拘本

皇明嘉靖政類金 卷之四十一
省別省客商軍民舍餘老疾監生廩增附學吏典及
子孫追榮父祖各聽納銀七十兩者授正七品五十
兩者正八品四十兩者正九品各散官二十兩者冠
帶榮身監生減十之三廩膳減十之二陸續填給收
完銀兩分俵各縣以資雜本各該冠帶雖不免其差
役亦用加之禮貌毋妄黜罰毋輕差遣使絕陵轢樂
於順從其不願冠帶願立表義牌坊者若出穀二百
石亦容蓋豎不限不停以補官乏臣又見凡問口外
爲民邊遠充軍囚或逃而不去或去而即逃徒名治
奸無益事實乞 勅法司計議除情重外如扛幫誣

告強盜人命不實誣告十人以上因事忿爭執操兇
器誤傷傍人勢豪不納錢糧原情稍輕不係巨惡叅
審得過之家願納穀一千石或七八百五六百石容
其自贖免擬發遣其誣告負累平人致死律雖不摘
情實猶重并窩藏強盜資引逃走抗拒官府不服拘
捕本罪之外量其家道勸穀自五百石一百石以警
刁豪俱由撫按叅詳無容司屬專濫臣仍與巡按督
併二司專責守令於囚犯紙米并應追贖罰工價逐
旋存積務取數足爲期不容分外科罰如縣一十里
則積一萬石二十里則積二萬石糴本精選該縣行

檢富戶量力領買上上六百石次四百石次三百石
又次二百石不許市民公役冒領侵費專厥收受名
曰常平如秋成穀賤六石糴入春夏穀貴五石四斗
糴出秋成五石糴入春夏四石五斗糴出每石明扣
一斗以備耗存積俱令社長社正開報貧民每丁止
買二錢以杜無利前項銀兩當令前該富戶給領秋
成照價糴入穀貴依前類循環如常若穀賤年分不
必發糴仍引查弘治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三年放
過饑民稻穀量追一半如借一石者追五斗另厥收
受審實極貧倍加賤糴如時一錢四斗則與六斗米

甚孤獨無歸委難自糴方與賑濟不必追還若得過
冒領問罪之外每穀一石罰穀十石衛所常平亦依
此法衛一萬石所二千石爲則各該掌印有司考滿
叅定殿最軍職管事酌取去留所貴上下相資人法
並任同心遠大之圖用復常平之政臣再勸社民各
立義倉與義學義塚例置名曰阜俗三義盡一義者
書一義之門二義三義稱是義倉之畧社中富民任
其出穀六百石或四百石別處一倉極貧利一分次
貧利二分春借秋還轉相調助民樂表異似亦有從
若常平既復社倉又行則饑饉有備而地方可保無

皇明嘉靖... 卷之四
虞此預備至計子民至急而江西今日尤爲急者伏
惟 聖慈留意

旱災疏

汪文盛

臣竊嘗聞古之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天不生
財地不出寶則田野荒蕪田野荒蕪則倉廩不盈倉
廩不盈則民乃草菅將捐其地而走矣臣又聞能積
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者可禦水旱之來當患
而爲之備旣災而爲之捍者可免流離之苦天災流
行國家代有救災卹民古之道也臣謬以踈庸之才
濫叨牧民之寄蒞郡以來勉思報補夙夜兢惕未知
所云爲照福州府地方所屬十縣濱依山海崖谷多
而膏腴之壤狹陂渠少而灌溉之備踈居里無甚裕

之家蓋藏有幾隣粟無可通之路轉販尤難故於歲
事之盈虧尤切民生之利害前年以來陰鬱尤甚雨
水過多田地崩陷種穫不廣所產枝員果木根苦久
浸枝幹折拔于颶風子實垂結而殞落瓜菜殲芋虛
名無補蕎麥麻豆鹹地匪宜嘉靖五年春正月至於
夏四月連雨日夜不止平疇蕩爲巨浸者浹旬禾苗
坐見滄沒者過半五月中旬以下當有兵荒之象也
海之爲言晦也濁黑而晦乃其常性今清固反常赤
又難委於吉矣山體本靜旂鼓宜偃伏今乃飛鳴是
不靜而攝動者之職於法爲賊也井泉竭地道泄也

夏無蟬鳴濕不能化跗翼也土不反宅蛙蚓結也天
告於上地告於下物告於中人有訛言野有譁語稽
諸數端恐不但旱荒而已揆厥所由匪降自天皆由
臣不職不能慎身奉法平政召和以延民命徒爲民
之牧食民之粟飲民之水以致上天降罰不於罪身
反耗斁下土一郡之田盡受赤裂詩云泉之竭矣不
云自中言禍亂有所由起也今臣待罪福州已及三
年食不止福民數升之粟飲不止福民數杯之水爲
民不利上千天和重傷國本如此則夫旱災之來其
由臣身也必矣臣之罪惡上通於天矣且各處倉庫

空虛一時區畫無術日夜憂思如坐炎火雖分焦軀無益矣臣又聞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年之積閩版籍繁而食地淺爲者寡而用者多上農之夫中豐之歲公私並用已有不及在昔如此况於今日乎小民廢於生穀半年轉輸之利腴田苦於無併不知儲峙之法故一旦饑饉萬目睽睽衆口嗷嗷奔走告急乃其真情昔管仲曰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則衆有遁去在昔如此又况於閩民今歲之旱乎將來之勢意外之患可以逆見臣所以不敢

避斧鉞之誅而上瀆

聖明之聽也伏望

皇上軫念邊陲哀其困苦視萬民如密邇四方如邦畿乞勅戶部從長議處將該年稅糧蠲免轉行鎮巡等官多方設法處置穀米以備賑濟料理邊防用戒不虞仍乞勅工禮二部將各年未完并本年坐派暫且停止候有收之年帶徵古人云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是大有望於今日也竊又念臣牧郡既已無狀腆顏就列心甚不安乞將臣早賜罷黜以消天譴以謝人怨別選賢能官員前來拊循彫瘵之民舉行救荒之政則下民幸甚地方幸甚

大同停徵稅糧疏

于謙

臣因大同地方民貧歲歉具 奏蠲免停徵稅糧近

奉戶部行臣文劄似以臣言為妄臣觀本部所議有

曰正德十六年大同有災州縣衛所已照分數除豁

無災稅糧不知緣何停徵者臣惟大同連年饑荒小

民貧苦去冬今春斗米幾值三錢事勢之極言之不

殫至於先年奏報災傷欠真乃是有司不恤民隱之

罪豈可以此遂以為大同有無災之地有不饑之民

哉本部所議又有曰大同一鎮本部給發甚多者夫

大同所發該部錢糧乃是供給軍馬調度之用固未

聞該部發幾萬兩濟某縣之饑又曾發幾萬兩寬某
 州之稅也今乃以此而塞臣之請是猶以東家之負
 欠而奪西隣之契券也本部所議又有曰本鎮歲徵
 不足歲用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收貯
 在官者堪以接濟則拖欠在民者乃可寬徵臣愚不
 能遠舉古昔且如成化年間山西陝西之饑比時
 朝廷亦發太倉銀數十萬兩出賑臣愚不知彼時發
 銀之時各處地方在官者豈皆在在贏餘邪亦為當
 時在官者已竭而後發之銀又未知當時各處地方
 賑之而仍徵稅糧與否也大同之饑實與之同而又

過之賑濟既已不得求免稅糧又所不允是大同之
 民既不得與往日山西陝西之民比又不得與今日
 山東直隸之民比也夫邊民之苦較之腹裏特為異
 甚腹裏每畝徵草二束而大同乃每畝四束腹裏稅
 糧每有輕折而大同存留之外皆供王府祿米此
 其苦一也地寒霜早耕獲不得其時或有虜患人畜
 俱亡此其苦二也軍儲缺乏每每動調人馬輒復民
 間名雖和買其實害不可言此其苦三也商販不通
 無貿易之利此其苦四也州縣長吏舉人者少進士
 者絕無惟知科索不知撫字而各衛所首領官員及

分守守備內臣比肩而立皆須供億民少官多此其苦五也是以數十年來村邑蕭條版籍凋落其視成化弘治以前十去六七此而不恤必至無民若苟無民豈有大同既無大同豈復有京師夫邊民者所以捍禦腹裏 朝廷 恩澤宜特加優渥今乃有腹裏所無之苦無腹裏所有之恩何也今大同北有強虜南有礦賊而號稱虎頭者時又竊發今州縣小民以升斗之粟坐強盜死者不少中間有弟兄三四人者又有親戚三四人者此其事勢豈可不慮夫民心離向幾微隱伏固知 廟堂之上此非所急至於變生

禍作獨不用財乎該部所稱天之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是誠至論臣愚不知今日之財貨果在官乎若以為今之天下家給人足臣雖無似斷不敢以是欺 陛下也昔者 先帝臨御號稱積財如

權奸劉瑾宸濠錢寧江彬張銳之屬皆富敵于國今皆抄沒在官當時內府豈無掌管豈無文簿收記此乃今日財賦根源之地司國計者正當惟是之求稽其出入而盡還之于太倉使官闈不得占據貴戚內臣不得濫竊一疏不允再疏請之再疏不允三疏請之三疏不允則以身為之去就繼之者又復如是則

聖明之上豈有終不見從者哉足國裕民實在於此
若以此等財貨皆入左右近侍 宮闈貴戚之手不
可必得而姑民之求則非今日 聖明之治而亦
非天下之所望於該部者也該部所議又有曰若
是依擬停徵盡免作何區處何穀放支臣愚以爲區處
之策惟力請 內帑之銀是也臣聞之古人賢聖君
臣所以足國裕民亦自有其道昔者漢文帝露臺惜
百金之費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復今年賜民田
租明年賜民田租衛文侯衣大布之衣始年有車五
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 朝廷之上內外官廕日有

濫書貴戚賞賜占據橫不可制司禮監之奏乞諸內
臣之濫設言者屢及之而不抑所以糜爛其財賦者
不知其幾何此正司國計者之憂乃于靡有子遺之
民而屑屑取盈焉此其道何也臣前奏免糧該部令
臣查考去處見今有司徵停兩無所從臣近日又奏
邊務事亦未奉明示敷政優游固爲 聖明寬裕

博大之體然于臣等小臣熙事圖功承流宣化不無
延引歲月伏乞 陛下特 勅該部查臣所奏如

果妄誕乞即加罪譴明示天下以爲人臣不忠之戒
如或有理乞即施行

議救見災預防後患疏

何孟春

昔宋蘇軾官杭州歲饑奏于其君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救災恤患尤當在早災傷之民救之于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于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臣切見今歲戶部兩次會官議賑淮徐等處災傷是救之于已饑之餘用物博而所及微矣然又有可預憂者古人云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向去之災如人初病繼來之災如病再發病勢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今各處累歲災傷幸被皇慈大施拯卹民于百死中微有生意來年收穫知復何如軾謂當急救

皇明奏疏類金 卷之四
之于可救之前莫待救之于不可救之後者實前事
之鑒也宋孝宗時朱熹論荒政曰蠲除賑貸固當汲
汲于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于其終譬如傷寒
大病之人方得病時湯劑砭灸不可少緩而其既愈
之後飲食起居所以將護節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
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不深畏今者饑民雖免死亡然
皆鳥形鵠面爾然無異于大病之新起若有司加惠
撫綏寬其財力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
若遂以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但見其尚能耕墾田
疇撐拄門戶而遽責以累年之通負與夫倚閣之官

物是人其必無全理矣熹之所論譬者軾之論也熹
謂乾道間旱稅苗皆嘗恩宥而流殍甚衆久而不復
蓋次年帶納逼迫所致至淳熙初乃以洊饑始蠲
放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及於事又明年之所
當鑿者也臣敢通錄如前上勤睿覽望詔在廷蚤
加規畫臣聞漢宣帝時魏相因歲不登奏故事詔書
二十餘事凡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皆條請行之
唐宋諸臣因災進言於君多按前代故事我
祖宗惻怛民隱之實德發于詔令爲荒政者甚備
具載有司臣無容盡述惟願皇帝陛下特勅該

部詳檢而速行之 敬天保民救災恤患之術蓋必

有在若稍增飾斟酌議論則前代故事見諸史冊亦

極詳悉臣敢亦採掇一二頗切于今日者竊附愚忠

開坐于後幸惟 陛下少垂省焉臣忝居議列上

瀆 天聽無任惶恐激切屏營之至 一唐德

宗時陸贄奏曰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

慶賞者順陽之功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用之

秋冬事或愆時人必懼咎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

符同理當必應既有繫于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雖天

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遐邇願滌瑕以

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

惟今日賞多濫得罰失公平可用之財未歸藏府最

彰之罪弗正典刑以月令推之愆時咎徵水旱並臻

良有攸自贄所謂慶賞刑罰者惟 聖明留意省

新恩之常祿可以哺困窮追巨罪之逋賦可以補租

賦檢視臺諫前後章疏一聽于公可消前戾

一宋太宗時王禹偁奏曰一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

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

食而已今旱雲未霑宿麥未茁既無積蓄民饑可憂

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關上自乘輿服御下

至百官俸糧非宿衛軍士邊廷將帥悉遞減之上谷
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雖朝行中家最貧俸最
薄亦願首減俸以贖耗蠹之咎但感人心必召和氣
臣惟今日饑則淮南江北等處爲甚饑則湖廣等布
政司在處有之成化間布政彭韶曾奏要將在京在
外文武官員位高祿厚者額設皂隸遞減名數還官
公用該部查例具奏多寡次第已經斟酌彼時不爲
災傷且有此議近日侍郎吳廷舉又奏南京府部院
等衙門直堂皂隸應合退出若干賑濟次第明白深
合昔人遞減之意四品以上祿厚則家不可以言貧

五品以下家貧則俸不能以更積禹偁所謂上谷而
下厭者惟 聖明留意自四品以上悉遞減之文

官五品及武官四品以下聽其自審爲義無積不強
在京在外官有因事加俸添皂之資即當裁割以備
拯恤若夫 乘輿服御 宮禁用度應體大禹克儉
之德內帑何患無餘中貴外戚百凡賞賚無論舊例
際茲歉歲俱各省免候災傷寧日通議定奪

一宋高宗時李光奏曰方今之患莫甚於州縣之吏
蓋公廉多不容而賍貪或得倖免百姓受弊不可勝
言慶曆間歲旱范仲淹請遣使者往勞來之於是命

仲淹爲江淮安撫今日荒旱民多流徙願選公忠諒直之臣通民情曉吏治者以撫爲名察郡縣貪苛之吏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講行荒政全在得人任得其人則能每事隨宜措置不至乖踈任非其人鮮不敗事守令之不堪倚仗者宜委諸路監司體察監司之責在今尤須謹擇若旱傷分數稍重路分必須選帥臣有才望者專一措置施行臣惟今日所在有司得人甚少災傷地方復有貪苛之吏民何以勝光等所謂撫按體察者惟聖明留意右都御史吳廷舉寺通民情曉吏治責任斯在固當追效古人伏望

勅旨叮嚀而督勸之使於當職人員有賞格以待能幹有刑條以懲不職作新濟農之倉大舉惠民之政則齊民獲免於饑餓饑民不至於流徙流民不至於殍亡斯副 朝廷好生之德 一宋高宗時廖剛

奏曰昔晉饑民乞糴于秦秦伯以問諸臣百里奚曰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鄭之子豹在秦請伐之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于是乎輸晉之粟故後莫不以秦伯爲有德于晉而以晉之閉糴爲負義夫秦晉敵國猶知通有無以拯其民孰謂一統之內乃欲分彼此耶昨歲旱傷所在不收今舊穀將沒民且艱

食竊慮州縣官吏各私其民胡越相視而不相恤則老弱有溝壑之患而壯者聚爲盜賊在朝夕矣欲望申戒諸路監司使之檢察所部官吏毋得遏糴庶幾通融周急國無饑民臣惟今日荒熟相近地方有米願糴有錢願易商旅規利船裝車載有司正當招誘以通有無而州縣官各私其民彼路此郡有米去處遏不出境是豈臣子與國休戚之心 朝廷一視同仁之義哉臣訪知各處爲監司而遏糴亦間有之剛所謂通融周急者惟 聖明留意勅下該部行撫按官今後有災地方召人興販無災州縣遇有隣郡

米客收買許依市價平糴仍約課務不得邀阻收稅則商旅皆願出于其途有無一通價值自減而饑民獲接濟矣 一宋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諸郡連歲

旱傷流徙未定不可不厚有施惠以慰人情合將早傷州縣人戶第四等第五等來年諸物課錢盡數蠲放使彼無聊之民蒙被德澤預知嗣歲青黃未接之際免其催徵自然人情稍安不至失所臣惟今日重災地方百姓艱食已多流徙若不早加安慰彼戀土者亦將首鼠兩端逮春徂夏日月尚遙豐凶之期豈能自定戶有負逋各懷憂畏寧無相率而逃失業既

衆羸弱者餓死溝壑強壯者聚爲盜賊盜賊一起猝
難討擒兵盜相尋邦國深禍汝愚所謂使彼預知免
催徵者惟 聖明留意勅下該部行撫按官于重
灾地方再行詢究分別等第先後奏 聞曠然垂恩
以示諭之徵催既寬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拋荒
鄉農安心布種自救其饑萬一更罹薄災可以不仰
官司重爲拯卹而將來公家租賦亦免失陷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賑濟疏

唐龍

臣照得西安鳳翔等府所屬耀州等州三原等縣嘉
靖十年分夏麥全荒秋禾又歉人民饑餓轉相嗷嗷
待斃仰屋 聖慮憂惕靡寧發太倉銀三十萬兩特
差 臣前來賑濟夙夜皇皇體悉奉行不敢不至其任
人立法審戶給銀各事宜已經會議施行及具 奏
外切念饑餓貧民如在水火之中必多方救之庶可
全活 臣又逖稽古典中酌政體下究民情旁採衆論
裁定訓平糴蠲官逋寬私債節用度撫迯移審屯寨
恤老羸收遺棄賑粥糜給醫藥痊道殍戒浮費停勾

攝禁閑糴重祈禱凡十五條俱已遵奉 勅諭便宜
處置事理布行司府州縣示之以法守申之以訓言
俾各分條詳實着實舉行共濟民艱用廣 德意但
其間平糴減價五百石以上收養遺棄子女二十口
以上者擬給冠帶榮身減價二千石以上者又擬表
爲義門是則非 臣之所敢專者例該奏 請伏望
皇上俯念救災恤民難拘常例勸義勵俗合用殊格
乞 勅該部查議覆奏特 賜俞允俾臣得以遵奉
施行地方幸甚等因奏奉 聖旨該衙門便看了
來說欽此該戶部議得救災恤民難拘常格今欲勸

民有粟之家減價糴賣收養遺棄子女請給冠帶榮
身表爲義門所爲激勵人心具見本官上體

皇上一念愛民之仁下全赤子百死一生之命濟困
扶危委曲周至誠爲良策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本
部移咨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管理賑濟兵部尚書唐
龍將後開條陳事宜通行所屬各該掌印官員逐一
着實舉行如有富室義民將所積粟糧每石減價一
錢糴至五百石以上者或能收養遺棄子女二十口
以上者俱給與冠帶榮身至二千石以上者奏 請
表爲義門有司以禮相待謹具題奉 聖旨是救

荒事宜都依擬便着唐龍通行所屬着實舉行

計開

訓平糴 貧富相周有無相濟此隣里之義也今被災饑民 朝廷給銀賑濟已有更生之望矣各州縣官員務要善言戒諭富室將所積粟麥先扣本家食用數足其有餘者照依時價糶與饑民以救其死若每石肯減價一錢尤見尚義減價百石以上者官犒以羊酒給尚義大字一幅二百石以上者加紗一疋三百石上者加段一疋羊酒大字俱如前給五百石上者臣具 奏給與冠帶榮身二千石以上者奏

請表為義門不願減價官勿以強但訓行平糴之法若有擅富要利坐視民饑不與平糴者是為姦民之首里老舉呈饑民告發官發銀兩儘數糶運上倉仍問重罪不貸 蠲官逋 饑民未納賦役官錢俱

各停免若里老人等指稱拖欠奪取賑濟銀兩者許饑民鳴告將里老解赴 臣處從重問罪 寬私債

饑民得銀止勾延喘而已若富豪恃強挾逼賑濟銀兩以償私債者饑民鳴告將恃強之徒用八十斤重枷枷號從重問罪仍加倍追給銀補饑民凡民間私債俱候年豐漸以理還 節用度 貧民給銀有

皇明嘉靖類金 卷之四十一
限縣官切戒之務令各節省度命但日得粥糜四五
益聊以延喘足矣毋使買酒買肉一時費盡以致來
日不繼饑餓而死悔將何及 撫逃移 民之於

土猶鳥之於木荒歲逃移豈其得已凡我良有司遇
諸被災人民逃出外境者務曲意招集俾各復業倍
與賑濟銀兩所缺牛種俱官給之官不能給須勸借
於有力之家借種一石收後令還一石一斗借牛工
一日令還人工二日若他處有逃來我土者亦要一
體存恤安插得所俱是 朝廷赤子若分彼此大非
仁人君子之道仍將招撫過復業人戶姓名數目呈

報查考

審屯寨

軍民一體各該災重州縣多

坐有西安等衛及鳳翔千戶所屯寨其間軍餘極貧
次貧丁口從公查審一同百姓賑濟 恤老羸

隆冬時月老羸之人尤不耐寒饑民內年七十以上
者州縣官添給布一疋就動支庫內無碍銀兩收買
仍具動支銀兩數目及給過姓名呈報查考

收遺棄 凶荒之年多有遺棄子女州縣官務要設
法收養俟歲熟訪而還之母令失所若民家能收養
四五月者犒以羊酒給尚義大字一幅八九口者加
紗一疋十口以上者加段一疋羊酒大字俱如前給

二十口以上者臣具奏給與冠帶榮身

賑粥糜 富弼青州救荒專主煮粥而今主於給銀
民皆稱便但乞丐之人困踣道路哀哀無所之時非
粥不能全活州縣官各於養濟院設一粥廠支預備
倉糧選委二三殷實老人輪日煮粥以給乞丐就食
者朝暮各一次至麥熟而止具支過預備倉糧數目
回報查考 給醫藥 饑餓之後病疾乘之州縣
官量支無碍官銀收買藥物標給善醫者分鄉設局
榜示疾病之人聽其取療不許勒要藥錢用過藥物
尤要稽考毋令剋落 瘞道殣 掩骸埋骨仁政

所先州縣官嚴飭地方人等凡遇道路及城郭田野
與溝壑遺有餓殍屍軀即便登時掩埋無致暴露殘
毀以傷和氣違者官以虐戾罷黜不貸 戒浮費

官司用度皆取之里甲里甲之中饑民居多自後官
司務宜節省用度凡無名酒席與支應饋送及一切
浮費俱一一停罷則里甲不至靠損而饑民亦得以
濟矣 停勾攝 勾攝最為擾民災傷之時尤非

所宜即詞訟除強盜人命外其餘戶婚田產及一切
小事俱暫停受理免得差人下鄉騷擾以重民之殃
禁閉糴 山西河南湖廣三省原奉 勅諭俱許臣

兼制已經奏行各布政司轉行各該守巡道及該府
州縣遇有陝西人民往彼處糴買米麥及彼處之人
搬運米麥前來陝西糴賣者俱不許恃強之徒遏閉
攔截致令饑民艱食用妨 朝廷德意救災恤隣之
道固如此爾敢有違犯者許赴所在官司具告即爲
轉呈臣處以憑從重叅究提問不貸 重新禱

旱乾水溢交修乎人而崇禱於天荒政之大者即今
旱燠復熾麥苗已種者十之三四未種者十之六七
而况已種者復有枯槁之漸可畏也已爲民父母何
以爲心州縣官各務省滌愆尤修明政事及汎潔壇

場竭誠祈禱務期雨雪霑足庶幾已種之麥苗可活
其有未種者亦可補種豌豆大麥等項民其有瘳矣

輿圖類

議天下郡縣繁簡疏

楊博

伏覩 詔書內一款各處府州縣大小繁簡衝僻難
易不同或逸而得譽或勞而速謗既乖黜陟之宜遂
啓趨避之巧士風日壞吏治不修吏部通將天下府
州縣逐一品第定爲上中下三等遇該推陞選補量
才授任各官考語獎薦同在優列者先儘上等府州
縣陞擢行取次及中等次及下等不惟視等以爲歲
月之遲速仍視第以爲官資之高下內有以才優才
短更調者各就中酌處之欽此欽遵隨將天下府州

縣大小繁簡衝僻難易細加查訪逐一品第又通行各處撫按官分別開報今已查理完備呈乞具題案呈到部臣等切惟吏治不清則士風日壞即如郡縣向來不分繁簡衝僻難易則勞者無所勸逸者無所懲避繁求簡避衝求僻避難求易勢所必至以致緊要難治地方缺人整理日漸廢弛頃雖漸次剗革然必法有畫一方可行之經久 皇上登極之初首念及此可謂仰體天心洞察民隱深得帝王之大經大法矣臣等奉行 綸音不勝踴躍其于各處地方今止備核民情未暇兼論形勢大率以邊方殘破遠

方困憊盜賊猖獗災沴頻仍衝繁難支刁疲難治爲上稍易者爲中易者爲下每省總括數語以陳其槩細列等差以盡其詳使一方利病宛然在目治道緩急可指諸掌爲守令者果能覩邊方殘破則思保障之畧覩遠方困憊則思拯救之術覩盜賊則思撫循而掃蕩覩災傷則思賑恤而安輯覩衝繁則思愛人而節用覩刁疲則思力本而善俗外以是修其實政內以是課其成功至於推陞行取必準於此以爲遲速高下又念一紀之間一方之事體更變不常五方之民俗美惡難定本部每十年釐正一次今將南北

兩直隸浙江等十三省府州縣上中下三等開坐進
呈恭候 聖明裁定勅下遵行此外合行事宜容
臣等另行題 請 一北直隸 臣等謹按北直
隸畿甸重地根本係焉永平逼近邊陲屢遭虜患
順天役賦並繁禁場莊田星羅棋布事務掣肘而養
馬之累則諸縣同馬河間類多水患真定保定路極
衝繁軍屯達塢交錯其間撫輯爲難且每秋防守三
關更爲勞費順德俗淳訟簡大名廣平地僻土饒賦
稅易辦長民者持廉惇儉加意撫綏可不勞而治矣
一南直隸 臣按南都根本重地應天賦重役繁頗

爲難治蘇松常均稱煩劇蘇爲最松次之常又次之
至於歲遭水患時增軍餉則諸郡之通患也鎮江太
平寧國池州安慶民業產瘠吏事殊簡不甚難治徽
俗鄙吝健訟棄本逐末頃者且有曠寇守令非廉而
有威者不能安於其職江以北廬爲善地楊冲而俗
侈淮安轉漕煩劇特甚鳳陽地廣大荒與淮北一帶
不困賦而困役徐邳俗悍業鹽水陸孔道州邑疲敝
一望蕭條不當以江北簡易例也 一浙江 臣

等謹按兩浙當天下財賦之半頃歲倭夷陸梁東則
寧紹溫台西則杭嘉湖諸郡邑橫被蹂躪以故增兵

置師加賦給餉視昔數倍近方稍寧議者即欲罷兵
輟餉海上卒然有警不知何以應之况定海係倭夷
入貢之道尤爲兩浙門戶懷安攘之遠圖者奚容以
一日忘備哉至於杭嘉湖地饒多利俗尚紛華賦役
不均逋負日多救弊補偏誠爲急務處州依山盜礦
黨與本衆且與衢嚴徽州之寇聯踪哨聚時肆剽掠
義烏民俗獷悍竄名兵籍散無所歸恐生他變先事
預籌不可不加之意也

一江西

臣等謹按江

西介吳楚閩廣之間土薄民勤俗尚儉嗇頗稱安攘
南昌省會衝繁吉安健訟奸猾至如豪右掣肘田糧

逋負則二郡同也南贛密邇閩廣巢寇時發而贛當
其衝故軍門兵備叅將在焉饒州南枕彭蠡九江東
據上流江湖水寇四出爲患而饒郡內有藩封邑多
頑梗瑞州地狹民頑撫州訟繁多盜袁州臨江建昌
廣信頗稱饒庶第袁州界湖水寇當責撫臣南贛山
寇當責督臣有司又能輕徭薄賦養而教之瘠土勞
瘁之民庶幾其有瘳乎

一福建

臣等謹按福

建僻在南服昔稱沃壤頃緣島夷入犯山寇內訌地
方荼毒極矣大抵福興泉漳以海爲襟民習獷悍而
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福清等縣則爲溟渤要害

延建邵汀以山爲枕民多負固而上杭永定大田永安松溪光澤等縣則爲逋逃淵藪福寧居通省上游八閩喉舌南粵係廣閩交界倭寇巢窟地勢民情尤難控制且閩中地狹民貧殘傷之餘錢糧無措窺伺者未已兵食之計不可緩也反側者未安綏靖之方不可後也端本澄源補偏救弊全賴有司而風勵激勸則又係乎撫鎮諸大吏焉

一湖廣

臣等謹

按湖廣襟帶江湖澤多田少民俗慄慄思積聚且道通九省冠蓋輻輳郵驛苦之即今宗室日繁徭賦日重採辦之役財力愈難故其民率皆賦而難治

此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窮地瘠承天 陵寢所在費冗事繁荆岳潛沔之間頻遭水患盜且乘之近日鄖襄大水盡損田廬則又向來未有之變長沙地雖稍沃稅田甲於他所黃州澆頑常德困憊辰沅半爲賊穴麻陽溪洞諸蠻連結永保每肆劫爭去歲支羅之害實緣於此衡永僻饒寶慶簡靜庶幾可爲然已非復曩時比矣加志窮民者其尚思援拯之策乎

一廣東

臣等謹按廣東介嶺海間昔稱饒富然地

遠法踈官多黷貨以致山海諸寇聯踪哨聚師旅繁興民之殘疲既極而廣西兵餉又全仰給近增巡撫

雖稱得策方在經始故廣潮惠肇南韶諸郡盜熾事繁選用守令爲急雷廉高瓊諸郡民淳務簡稍爲次之至于擇海道副使以備諸夷擇嶺南兵備以防山寇擇屯鹽僉事以修舉屯政講求鹽法庶幾南粵有息肩之日乎

一廣西 臣等謹按廣西當嶺南右偏幅員甚廣國初以桂林爲省會肇建靖藩于時編氓稀少招徠墾荒歲久蔓延田土半爲侵占糧額日減宗人日繁祿糧軍餉支給不敷昔惟府江五百餘里夷獠阻灘爲患潯州大藤等峽諸蠻巢穴其間興安西延陸峒與武岡接壤爲獯盤據又柳慶以西

八寨者稱盜藪耳今則珠連繩貫在在有之如古田洛容荔浦思恩懷柔等縣爲其蚕食將無民矣寔以官多降調惟事誅求以致土官驕橫民散獯盛越城劫庫戕害方面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邊方之官非才不足以戢亂非守不足以服人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而識物情斯乃謀國者任人之責也

一河南

臣謹按河南爲諸夏中區向稱樂土近以宗室日繁黃河歲徙祿糧工役勞費不貲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衛輝懷慶彰德五郡衝煩雖同彰德間于趙魏軍民雜處牽制尤甚歸德地聯數省統轄非

易宿姦大猾時發首難之端南陽疲弊且多礦盜殷
富則汝蔡爲優勁強則河洛爲最是故藩祿軍需均
當規筭第恐皮盡而毛無所附方來之患有難言者
保釐大臣其蚤夜慎圖之哉 一山東 臣謹按

山東齊魯舊域海岱粵區濟兗東患在役重其民頑
輕於流移青登萊患在賦煩其民悍敢於武斷濟南
雖稱沃壤而武濱霑蒲一帶即古廣斥之地一望白
茅兗州水陸之衝且 宗藩河工勞費不貲至于沂
費鄒滕則荒落甚矣東昌青州差有可觀均非昔比
登萊地本瘠鹵舟車不通雖值富歲猶多逋負大率

濟青依山多礦盜萊登頻海多鹽徒臨淄之間多姦
俠單曹之境多妖民保釐大臣實心綏輯之外又不
可不銳意於防練矣 一山西 臣等謹按山西

大同府逼臨虜穴最苦侵暴太原府屬如興崑嵐保
河一帶虜一大舉輒入其境斷烟宿莽蕭條甚矣汾
州宗藩不畏國法頗爲地方之害潞澤遼遠環列大
行上下谷深林密盜時竊發往歲青羊山之事可爲
鑒也平陽雖稱富庶其實止蒲絳臨汾太平襄陵曲
沃翼城差有可觀地震之後則亦大不如昔矣是故
休養內地之民使之裕於供邊乃一方保釐者之責

否則割肉充腹立見其斃可歎也矣 一陝西

臣等謹按陝西內綜八郡外控三邊吏茲土者牧且無帥焉責誠難矣西鳳漢中稍稱饒裕百需給仰供應頗難延慶平涼臨鞏逼近邊陲虜一入無論貨產鋒鏑死傷之患獨先嘗焉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株保於橫城榆林一望虜幕千里餽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頻年更番入衛耗亡半矣墮城殞將蓋有由然又其甚者固原為開府調度之衝重兵屯戍自去秋敗績之後懸賞選募至今銳士尚不滿千若虜襲舊套直驅踐

汧隴薄涇邠窺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鳳沔之墟夙多回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立俟風塵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是故有牧帥之責者所當觀釁而預圖也 一四川 臣等謹按四川西南

粵區上則松茂建昌番夷時肆侵暴下則播酋石砮土司互為劫掠控制消弭非一朝可圖者也成都素稱沃野賦重役繁供億稱訕叙州地饒而高拱諸夷兵費不貲且大木多產其境採辦之擾商民殘疲重瘼土寇連結施州諸夷虔劉未已而妖人內訌受患尤烈保順衝疲民朴務簡馬湖僻小民夷相安龍安

新造全在經始大抵蜀地夷漢雜處氣習靡淳地里
遼邈巡歷難遍加以大木之困大兵之殘民貧多盜
勢使然也事在撫按廣于咨詢司道勤于躬歷督率
有司持廉省費愛養撫綏數年之後或者蜀其有瘳
乎 一雲南 臣等謹按雲南遠在西南漢夷雜
沓無事則互為鴛鴦積弊然也府屬如雲南臨安大
理永昌鶴慶楚雄足稱沃壤曲靖為入滇之路供億
惟艱武定當新造之區安輯為要元江景東麗江姚
安北勝鄧川霑益諸夷其情叵測鎮巡同心恩威兼
濟方可稱治至于旌別庶官責在監司撫字百姓責

在守令惟求得人而已

一貴州

臣等謹按貴

州初屬四川行都司永樂年間始建省治官則流土
相參民則漢夷雜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路外
通滇南官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
開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勻程番與廣西接
壤土酋仇殺素稱難治鎮遠湖廣之衝面水背山險
頗足恃思州石阡孤懸一隅勢可隱憂惟思南城下
有江足通舟楫商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
貴州開為雲南無貴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攘其撫
鎮大臣之責哉

改建府治添設兵備以便民俗疏 余子俊

節該臣先題爲查勘平賊功次處置地方以明賞罰
以圖久安事欽奉 勅諭爾受茲委任必須盡心竭

力熟思審處務使功罪得實賞罰有據處置得宜保
無後難斯爾之能欽此臣本匪才蒙荷 重托夙夜

祇懼思以仰副 聖心所以爲地方善後之計者
無不博訪群情殫竭愚慮除開設縣治事宜具 題

外卷查先因潞州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并致仕官
李玟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

州爲府該臣批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

道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軍州為府路古稱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學校諸生林下鄉宦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畧同並關政體俱可採錄又况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蛇虎所都加以宗藩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會同都司多官僉議可否務合人情有裨治體以憑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叅政邵錫右叅政李際可

僉事賈啓揚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鏗澤州知州上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旻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密勘得潞州地方廣濶城郭弘壯民俗彊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株連事多屬民稱擾儒學生員孫儒江相并致仕官李玠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改州為府揆之事體委的相應又看澤潞等州去省頗遠府

官職司綜理民情難無整飭戎務守巡官分理他處
按治不常遇有警急輒難卒至近日青羊山之盜兵
連四省財費萬計蓋有其由合無添設兵備憲臣一
員在此駐劄脩治武備兼管分巡庶國威振而人心
自懾盜賊弭而境土永寧等因職等會議得今之潞
州古之上黨仰惟 國朝初設潞州治民純事簡政
令易行柰何近年以來 宗藩疆大生齒浩繁風俗
頑悍獄訟蝟興及今若不因時改置誠恐豪彊之勢
日盛刁頑之習日深甚非更化以宜民也且澤潞等
州皆 宗室封藩之地恪守 祖訓而深居不出者

固有好生事端而凌轍有司者甚多加之軍衛雜處
頡頑難治小則媒孽州官之短大則剽抑州官之威
政令不行率多坐此若知府勢位尊嚴人心畏憚較
之州官不侔遠甚宜即改州爲府斯爲執要御煩况
生員人等所呈與知州等官所議衆口同詞合無依
此所擬將潞州改置爲府俾澤遼沁汾四州長子等
一十七縣皆在所屬與太原平陽大同三府並列而
爲四庶體統一而政令行官位尊而彊悍服又增縣
治以分理民事添學校以疏通人才如此則風俗丕
變教化大行釁端不生而盜賊亦不起矣又議得青

羊山賊負恃險固招集疆梁為患不止一年動兵連
及三省揆厥所由蓋以守巡官更代靡常撫捕無策
以致釀成今日之禍尚可晏然而莫之虞乎合無從
長議處添設兵備憲臣推選素有風力才識威足以
懾人智足以應變者一員常川在此駐劄整飭武備
兼管分巡仍將澤潞等五州并屬縣邊操民壯奏
請掣回本道聽其分班團練操習如此則綱紀大振
良善免漁獵之虞軍威丕揚奸惡消狗鼠之念事體
兩得民可乂安等因到臣參看各官議勘與臣所見
相同竊惟自古帝王為治建都立邦以宅中曷大必

隨地之宜因民之俗衆建郡國以分理之使小大有
所維遠近有所屬於是乎又察山川之形便地理之
要會建為州牧方伯以提挈綱領為國楨幹夫然後
紀綱有統條目自張上德下情有所宣究文事武備
足以威附而國家賴以長治乂安唐虞三代之制固
已然矣漢唐宋之世鮮不因之至於我 祖宗之
有天下建邦啓土張官置吏治內攘外尤為明備可
謂度越前代矣然一統之大廣輪之博中間亦有經
理未及建置未稱者則又在乎 聖子神孫繼明
紹休有以振起而恢拓之此潞州之事所以有待於

陛下也伏惟 聖明特垂意焉緣係建府治以一
政令設兵備以保地方事理未敢擅便今將建置緣
由區畫事宜逐一開坐具本專差舍人親賚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潞州在禹貢冀州之域堯都平陽為甸服春秋時
為黎國為潞子國秦罷侯始置上黨郡漢晉魏因之
在宋元為隆德府至我 朝洪武元年以上黨縣省
入是為潞州鎮長子屯留襄垣潞城黎城壺關六縣
而直隸布政司然其地極高與天為黨因名上黨山

川峻險地里遼曠盤踞太行之上為天下之脊當河
朔之喉東帶鴈門寧武偏頭等關屹然為京師屏蔽
蓋古今要害中原必爭之地也昔人謂其地險故其
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勇悍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
得不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其地勢風俗使然也
唐玄宗為別駕於此李抱真為節度於此其雄藩巨
鎮從來已久宋太祖之得天下也以先取澤潞及其
末也以先失河東則此地之關係安危非細故矣臣
初抵潞觀其城郭弘大民物殷庶街衢廣衍西北諸
郡鮮有其比况以磐石之宗日益繁盛自 藩簡王

皇明嘉靖類金 卷之四十一
位下今分封爲陵川等王府者十有六爲鎮國府者六十有三爲輔國者七十爲奉國者二十有二有潞州衛有瀋陽護衛兵民雜居錢糧甲兵獄訟各項事體重大今屬一知州官秩既卑權力有限縱使才能亦難展布誠不足以禁制奸豪抗抑權勢佐貳之職類皆雜流末品殊不足以分理政務宣布德澤無之僻在一隅令不行威不振比歲青羊山蛇鼠之盜不能制服頗費支吾萬一更有意外則官府束手 宗室震驚恐不免重貽 朝廷大憂爲今之計收府立縣誠有不可緩者况稽之衆論允合詢之人情大順

諸王聞之亦復欣然同願蓋將來利害不待智者而知但無人爲 陛下言者倘蒙 采納乞 勅該部再加詳議亟賜施行則地方可保安寧而足以翊衛我 國家億萬年丕顯之基矣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伏惟 聖明遠覽而深念之則 宗社幸甚 一潞州城周迴一十九里廣三丈高三丈五尺代更歲久無人以時脩葺磚石剝落間有關隘中穿之處遂成徑竇人畜可通來往晨夜無所防禦本衛雖有指揮一十六員鎮撫千百戶共七十員率多闕茸非才大半緣事原伍旗軍五千七百九十四名

皇明奏疏類金 卷之四十一
而逃亡事故者三千三百餘名三關輪班操備二千三百五十五而不赴者常半騎操馬一千二百九十八疋而見在者八疋而已武備廢弛未有甚於此者夫以軍城重地百萬生靈鱗集蟻附 宗藩邸地基布星羅府庫錢糧積鉅萬計而城池不固武備不設蕩然無守譬之巨富之家金帛盈集乃獨居曠野無垣墉扃鑰之固無子弟奴僕之彊無挺刃器械之防而主人又復孱弱不振如此而不爲盜賊所窺者未之有也昨當山賊猖獗之時城中 宗室大家俱欲鑿壕自防倉皇無計念之可謂寒心今山賊雖平人

心未定近日諸領兵官召募鄉夫鄉導人役凡爲官府出力以捕賊者往往與山民構爲仇恨釁連禍結紛紜纏糾莫可究詰加以開設新縣脩闢道路工役重大有司無所稟議必須添設兵備副使一員常川駐劄本州專一提督開創各項衙門整飭戎備脩理城池安撫良善鎮壓奸宄俟三年之後事體寧一方令帶管該道分巡如此則委任專而事功易集權勢重而地方可保無虞矣伏惟 聖明留神特賜裁

納 臣愚不勝惓惓 一府治之改衙門屏宇一無所更其正堂棟宇高大軒豁皆前代創構凡百規制

不煩增拓惟欲添蓋經歷照磨兩廳及各官私宅四
所左右隙地綽然有餘其縣治及兵備府則有上黨
縣舊址三十餘畝又有潤德麗德等里空地三百餘
畝皆在城內可以相度創建既無妨碍民居亦不須
用價置買所據各項土木工程大約費銀可五千兩
而足查得本州見收商稅銀實有五千餘兩在庫合
無准令動支買辦物料雇募夫匠儘勾經營不須科
索民間一錢不致起倩民間一役况礮石伐木燒造
磚瓦事事近便不數日而諸務集矣但附郭縣學待
人才既盛又議開設今宜如順天府例該府驛遞因

不係衝要似爲虛建宜如徽州府例俱不須設其所
屬則當以遼沁汾澤四州并屬縣及該州原轄長子
等六縣并新議附郭開設二縣凡二十三處俱入隸
則可居太原平陽之次比之大同則已過之又屹然
關南一大郡也恐議者以爲諸役並興不免勞費故
臣取不避煩瀆輒獻其區畫之詳如此伏惟 聖明
裁斷 一兵備之設專主防禦然無可握之兵猶
不設也查得山西邊操民壯原非 祖宗舊制始
於正統年間編僉太原府額編六千四百一十二名
平陽府額編八千八百三十三名澤潞遼沁五州

皇明嘉靖錄 卷之四十一
額編五千九百一十一名通共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六名分爲三班輪赴偏頭鴈門寧武三關操備及脩築隘口原因已巳之變邊關有警建議編僉無警放回至正德年間提督憲臣議令分番操備遂成戍守無復休息今山西通省民力困於此役數年以來幾不堪命矣臣聞各州縣應民壯者輪及所班或鬻田產子女或貨農具耕牛以給路費一次往返動經半載一夫耗費奚啻十金則二萬之衆常年所費不下數十萬計重出於田糧科差之外又無月糧花布之給其苦數倍有甚於軍况到邊關亦不能折衝禦侮

徒滋包辦役占之弊其貧無身者則勒令脩築拔草備極苦楚班滿之日空有皮骨而已前項民壯之役誠無益於邊備徒有損於邦本臣愚以爲潞州改設兵備合無將澤潞遼沁汾五州并屬州縣民壯盡數掣回蓋三班輪流其常川駐邊實數止是一千七百名在邊關有無不爲加損而取聽兵備官調集潞州操守則脩補城池防禦盜賊建設衙門皆得實用而民亦懽然樂從如蒙乞 勅兵部查議 特賜允可實爲便益并通將該省民壯盡免邊操而止令於本處官司管領操練以爲內地防禦俟邊關有警聽調

則山西之民困庶幾少蘇仍乞
斟酌利害輕重定擬可否以俟
勝幸甚

勅該部查究源委
聖明裁斷臣不

嘉靖八年正月二十八日題

請復重地憲臣以圖治安疏

張佳胤

竊惟留京根本重地江南錢穀要區臣自受命以
來亦嘗揆諮政務勉效愚衷中有綱領所係首當議
復者兵備官員是也臣查得嘉靖三十四年因倭夷
滋蔓議設應天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廣德州控制諸
郡行之七年上下相安至四十一年該工科給事中
林命議革臣驗已往之多事慮將來之隱憂竊謂此
官不宜罷也臣看得撫屬地方如蘇松常鎮四府幘
幅僅足二千里設立兵備一員已稱利便惟應天徽
寧池太安慶廣德六府一州地里遼曠將近四千中

間崇山大江盜賊淵藪軍民負險習尚兇頑較之蘇
松要害甚明然非臣創說也先巡撫歐陽鐸巡按宋
茂熙游居敬節次建言後議將安慶屬江西九江兵
備道近年又議將徽州屬浙江金嚴衢兵備道仍令
徽州府徵餉銀六千兩解送該道募養浙兵兩割要
郡分隸兵司正欲保障江南夾輔京邑似爲得策
矣何隆慶四年十二月內礦賊從浙江昌化突入寧
國池州沿江劫掠殺傷官兵去而復來如履堂室該
道之兵曾無一至是金嚴衢道之不足賴明矣如近
日安慶官軍揭竿閉門幾成不道事已撫定該道始

知及臣擒捕首惡並奉明旨究問行催該道竟以
寫遠未至遂別委官是九江道之不足賴明矣廣德
州原係直隸別省雖有此等州分然皆統於布按二
司廣德僻處一隅無人統轄今該州羣吏用事頽敝
日深負逋刁頑有同化外臣每見該州文移倒置欲
駁無從不得已而批行鄰府亦終掣肘不服拘提則
兵備之設何可無也况今東南習俗日就薄惡卽如
太平府軍民於嘉靖四十四年二月內因派木價糾
衆呼譟打進府堂拆毀民房後因和解竟隱其事太
平素稱淳郡且然他可知矣臣歷官北直隸並在外

省分見數百里之內守巡兵備棋布星列豈有地方
環四千里而無一憲司似非所以重股肱之郡嚴鎖
鑰之寄也臣屢求其故一則爲地方供億可裁一則
爲官員鈐束不便若論事理之當然不宜惜目前之
小費况六府一州公舉無難且費有常規豈庸過濫
官至方面自愛者多臣所謂前官之必不可罷者此
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可採議擬
請賜照舊復設兵備副使一員 勅書關防隨例
頒給臣查得前官關防係整飭應天等處字樣但應
天京府稱名未妥合無改徽寧等處原任兵備駐劄

廣德殊覺偏僻合當駐於池州適中之地江洋山谷
易爲聲援應該統轄府衛州縣除應天府外其在外
所屬句容等六縣並徽寧池太安廣府州及新安建
陽宣州安慶各衛職專操練兵馬巡緝江洋盜賊撲
捕山澤曠徒兼理錢糧庶務仍不時巡歷地方其金
嚴衢兵備所管官兵行令該省自養原派徽州府餉
銀存留新道募兵之用至於安慶府衛旣設立兵備
則九江兵備不必帶管庶幾官有責成事無廢墜矣
該兵部覆議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移咨吏部查照
添設副使一員前去住劄池州府治除應天京府上

江京縣外其徽寧池太安慶五府廣德一州應天在外句容等六縣及新安建陽宣州安慶各衛所皆屬統轄平時操練兵壯查理錢糧隄防盜賊仍不時巡歷地方如遇江賊曠徒竊發相機剿捕本部仍照議定擬責任請 勅一道及咨禮部鑄給關防令其欽遵行事至於柴薪俸糧之費俱於所屬地方缺官俸薪銀內動支一應兵備事務俱聽巡撫操江巡按等衙門節制其安慶府舊屬九江兵備徽州府舊屬金嚴衢兵備道遙制空名悉皆罷去浙江金嚴衢道原派徽州錢糧盡行撤回聽本道養兵支用江西九江兵備道照舊仍屬操江都御史至於金嚴衢道九江道各官原領 勅書相應一體換給等因

江防類

議築城池疏

汪宗伊

臣伏覩 詔書內一款城池所以衛民沿邊沿海尤為緊要屢詔增飭有司漫不經意一遇寇至輒被攻毀兵部便行於各該總督提督總兵撫按等官各將所屬城池逐一閱視分別堪守與不堪守其不堪守者應動何項銀兩修補原無城池者作何建置通限三箇月以裏具奏定奪欽此欽遵仰惟 皇上圖

惟邦本設險域民邊海之城俱各修建况茲江浦與南京對峙共守長江之險以為未然之防其為當城

更爲緊要屢經議 奏未見經營蓋以江浦軍民雜
居事體不一南京兵部則以城屬於縣應天巡撫則
以軍多於民使其同心共濟豈容因循至今 臣近該
帶管操江仰奉 明詔思爲保障之計因查庫藏看
得每年巡視上江下江屯馬鳳陽倉四差御史紙價
各差留用之外解本院及各道紙劄等項公費并協
助刑部給散各衙門紙張雖無定額亦自足用先年
掣鹽銀兩又以十分爲率扣留本院一分近議盡數
濟邊而掣鹽御史猶量解山東道餘銀前任諸臣專
從節省餘積頗多風紀之臣自先於義利之辨但公

署在太平門外謾藏非宜而毫釐之間公私攸判合
無以後巡江四差御史照舊仍解紙價應用其掣鹽
銀兩盡解南京戶部類解不得仍以解院扣留分文
則出納分明風紀肅清矣及查本院除紙價外見存
掣鹽等項銀兩經歷司庫貯銀壹千伍百肆拾玖兩
壹錢貳分叁釐柒毫柒絲山東道庫貯銀陸千玖百
貳拾玖兩陸錢伍釐陸毫寄上元縣庫銀伍百柒拾
叁兩叁錢伍分叁釐壹毫玖忽伍微伍纖寄江寧縣
庫銀壹千叁拾叁兩捌分壹釐肆毫伍絲通共銀壹
萬捌拾伍兩壹錢陸分叁釐玖毫貳絲玖忽伍微伍

織原以備本院公費並不係起解銀兩相應動支修築江浦城池恭候 命下聽應天巡撫差官赴院關領前銀修城支用造冊 奏繳其不敷之數南京兵部應天巡撫議處湊足務使金湯之固有以爲畿甸之保障而屏翰之雄亦足以爲 留都之護衛矣乞 勅該部院查覆掣鹽銀兩設法清查盡解濟邊不許扣留其前項銀兩應天巡撫關領修建江浦城池一應修城事宜仍行南京兵部應天巡撫從長計議奏請定奪

萬曆六年二月十二日

經理江防疏

何寬

准兵部咨准吏部咨該本部會題吏科抄出兵科都給事中蔡汝賢等題前事奉 聖旨南畿重地武

備不修江洋盜賊公行該撫按官所幹何事科道衙門公論所出如今人臣爲國家任事有功的便苛責揆求無已因循踈怠玩時失事的却一言不及公論何在着吏兵二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隨該兵部咨前事內開先該南京兵科署科事南京禮科給事中王頤奏爲盜劫 畿輔縣庫懇乞 聖明嚴究失事官員以勵人心以固根本事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又該南京工部署部事南京戶部尚書傅頤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宋儀望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董堯封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蔣科各題爲大夥強盜傷人劫庫等事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擬合粘連合咨吏部煩爲查照併覆施行等因到部臣等會同兵部尚書譚綸等查看得各題內除建築城垣添設兵將一應江防事宜事在彼中難以遙度聽兵部咨操巡及各撫按司道衙門逐一從長計議停妥另

行具 奏外所據地方失事大小官員相應分別參治等因具題奉 聖旨近來各巡撫兵備官將詰

戎弭盜視爲末務漫不經心地方何賴董堯封着降一級調外任宋儀望既到任未久姑着戴罪嚴督各官立限捕賊各巡按巡江御史候差滿之日都察院從公考察丁應璧照罷軟例革職冠帶間住承應奎等錢立等住了俸李亞春革了職都着戴罪緝捕候拏獲真賊具奏定奪欽此欽遵備咨煩爲查照會題奉 欽依內事理及轉行各該衙門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到部送司案查先該南京兵科署科事南京

禮科給事中王願奏內開合 勅撫巡等官酌議如
該縣跨河可城則照依江南諸縣作一水關以司啓
閉如其不可則沿河築一小城包圍縣治其江防已
裁客兵於各要害處所量復其半或分布各哨或添
設遊兵申以約束嚴其號令及要查照先年巡撫應
天都御史翁大立條陳 畿輔事宜於此添設叅將
一員兼轄安慶儀真兩守備以控長江等因又查得
該南京工部署部事南京戶部尚書傅頤等題內開
本部稅銀俱發蕪湖縣庫嘉靖三十七年被盜劫庫
一次蓋該縣無城本難置守而重利所在人多垂涎

合無併行酌議等因通抄到部送司案候在卷今該
前因合咨前去煩照 欽依內事理欽遵查照及

會同撫巡即便查勘該縣城池作何建置動何銀兩
江防量復額兵添設叅將事體應否并一應防範機
宜從長計議回 奏施行等因備咨到 臣該 臣備行

徽寧淮揚蘇松九江各道查議間隨據蘇松兵備道
副使王叔杲呈稱本道所轄江防地方止有圖山一
關先該操江董都御史題增水兵堪以防守無容別
議又據淮陽海防道副使程學博呈稱本道所轄江
防地方內瓜州鎮三江會口先該各院題增兵船防

皇明奏疏卷之四十一
守無容別議止有儀真守備統領水兵二百三十二
名似為寡少相應量增又據徽寧兵備道副使馮叔
吉呈稱行據太平池州安慶等府議得蕪湖縣城急
宜修築池太之交兵力單弱宜增把總一員設兵六
百名安慶守備亦宜增兵至五百名叅將官不必議
設又據九江兵備道副使魏體明呈稱本道江防新
造兵船該添水手一十四名江岸要害去處共該添
兵一百六十名及將江防事宜開款條議各等因到
臣該臣會同巡撫應天等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宋
儀望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鮑希顏及與巡江監察御

史將科看議得設險所以守國有備方可無患故欲
為邑治圖久遠之安莫若建城欲為江洋懷寧戢之
計莫若厚防顧人情難與慮始而集兵易於耗財此
蕪湖築城之議所以久而不決而水兵一汰之後欲
增復之未能也臣愚計之蕪湖縣治濱臨大江而工
部分司之權務在焉自嘉靖以來兩遭劫庫之變固
以慢藏誨盜而實因無城故耳若復憚於動眾搖於
羣議臣恐既覆之車轍在他日猶可慮也至於添設
兵將一節臣等非不知公私匱乏時詘不當復為糜
耗之舉也第以長江自九江至圖山一千五百餘里

上則安慶守備守至池口而止下則儀真守備守至瓜埠而止中間由池口以達瓜埠七百餘里江面廣闊以兩岸計之則一千四百里而遠矣乃止以遊兵一把總統領七百五十之弱卒分布往來疎闊不亦甚乎雖曰新江口營有操江之軍有遊巡之軍然而新江口操軍爲防護京城設也遊巡調取鎮江新安建陽三衛之軍更番哨守罷弱大半以之張虛聲則可以之責實用則未也給事中王頤目擊時弊欲將江防量復客兵添設叅將一員以控長江都給事中蔡汝賢欲行臣衙門悉心經理倘有未盡機宜不妨

從長計議無非懲前慮後至計臣等通行酌處并將防範機宜逐一悉心計議列爲八款 上陳大都循舊制而稍加損益順時宜而略爲變通固不敢膠柱而忽於改圖亦不敢懲噎而肆爲紛更之說也其他關係非重臣等得以專行者不敢瑣屑具 聞以瀆 天聽伏望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斟酌 上請恭候 命下之日行臣等欽遵施行庶幾武備振舉法令昭宣而江防可以永固無虞矣地方幸甚

計開

一築縣城 據徽寧道副使馮叔吉呈蕪湖建城之議百年不決非邑果不可城也蓋前任包知府勘踏城基一千三百餘丈費計七萬餘金又且破民居以環湖池人情大爲不便今該巡撫宋都御史親臨相度本道督同太平府同知陳所敏知縣倪湯周回跋履務求永便南臨大河商民生涯在焉議留市居三兩層而以小橫街爲址西臨古溝沿溝而居者輻輳亦不忍拆議留百餘家而以古小永安巷爲址其東北則直取公館儒學壇池隙地爲址不動市民一厘總之得七百二十九丈有奇據通縣鄉耆咸稱商民

兩便各願分工認築不動官錢城門城樓約計用銀一千餘兩查得太平府有堪動庫銀不必另行議處等因_臣等看得本官所議該縣城址規制雖若狹小然而因其地勢之宜順乎人情之便不毀人室廬不妨人生業是以商民共悅自願分地修築官帑不費而大工易成所謂以佚道便民勞而不怨者也相應允從合容_臣等責令同知陳所敏督同該縣掌印官查照勘定處所擇日興工務要基址堅固砌築牢密以圖久遠仍刻分築人戶姓名於石如三五年間倒塌者勒令補築督工員役仍治以罪不許苟且了事

其所動支太平府庫銀兩候城完日聽巡撫衙門查核造冊 奏報他若望江銅陵江浦六合等縣皆係邊江縣分亦無城池俱聽巡撫衙門量方相時以漸興築則沿江皆金湯之固而保障永有賴矣伏乞聖裁

一復將領 據徽寧道副使馮叔吉呈先年巡撫翁都御史議於蕪湖添參將一員以是時 留都方有振武營之變故將制外安內之策今則非其時矣雖江洋小醜時或有之然皆隨發隨遯不煩重兵而後可制也矧參戎之府設則供億之費必繁將官之體

隆則稽查之法難及此參將之不必議設者也查得荻港當池太之交若錢家山三山夾紫沙黑沙等處素為盜藪先年遊兵有把總二員以一守其地後革其一而此地遂空虛矣似應仍復把總一員專一駐劄荻港提兵上下防哨等因_臣等議得提督操江已有勳舊重臣參將委應免設查得先年_臣操江衙門設有坐營都司一員遊兵把總二員分爲上下二哨其上哨則守在荻港者也隆慶三年間革去都司一員把總一員荻港因而無官駐守而以七百餘里之大江責一把總焉顧彼此勢所必至合無於荻港地

方仍設把總一員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領兵六百名分建陽一衛屬之其信地上自池口下至大信止專一駐劄荻港上下往來防備如此則池太之交地有專兵官有專職而復有疎虞如近日蕪湖之事否也其遊兵把總巡守采石以下及應天地方 京畿重地責任匪輕亦乞加以都指揮體統名色以便行事伏乞 聖裁

一增兵額 據徽寧道副使馮叔吉呈安慶控扼江省拱護 畿輔上江第一藩垣也今守備所領之兵不過二百名何以備禦相應增募水兵三百名連舊

共五百名又本道當上游要地官雖設而兵未置合照蘇松淮揚之例募陸兵三百名水兵二百名四時操練以備緩急及荻港既設把總亦應置兵六百名以充哨守共該添水兵一千一百名陸兵三百名又據淮揚道副使程學博呈儀真守備統領止有水兵二百三十二名相應量增又據九江道副使魏體明呈本縣德化縣地名銅錢灣小池口女兒港湖口縣地名香爐墩土嘴彭澤縣地名鱒魚嘴小孤廟沙灣角等處俱係要害應各添兵內銅錢灣香爐墩二處各兵十五名小池口土嘴鱒魚嘴小孤廟沙灣角五

皇明嘉靖庚午年
卷之四十一
五十五
處各兵二十名女兒港三十名共該添兵一百六十
名又新造船一十一隻每隻議編水手一名彭澤縣
槳船二隻馬當巡司哨船一隻每隻議增水手一名
共該添水手一十四名合於九江衛兵勇內撥八十
名德化縣添兵二十五名水手三名湖口縣添兵二
十五名水手四名彭澤縣添兵三十名水手七名各
等因到臣臣等查得蘇松道見在親兵五百七十名
淮揚道見在操兵八百名蓋官以備兵為名必畀之
重兵而後可使之宣力效績也今徽寧道雖設而一
兵未置既失建官本意亦非安攘長計也又查得安

慶守備下原額水兵三百名隆慶二年裁革一百八
十名止存一百二十名萬曆元年該操江都御史董
堯封題復八十名共二百名儀真守備下原額水兵
六百六十八名隆慶二年裁減四百六十八名萬曆
元年添募三十二名共二百三十二名遊兵營下原
額水兵二千七百七十三名隆慶二年裁減二千一
百七十三名止存六百名及存砲兵一百五十名長
江廣邈洲蕩繁多前項水兵分布不敷委應增加但
錢糧缺少不敢盡復原額查得九江道地方上自城
子鎮下至馬當二百四十名內銅錢灣女兒港等處

極爲要害委宜增兵防守通應酌處合無於九江道
准增兵一百六十名水手一十四名於徽寧道准募
陸兵三百名水兵二百名於安慶增兵三百名連舊
共五百名於荻港設兵四百名分布中軍弓兵二百
名共六百名又於儀真增兵六十八名共三百名若
遊兵營之兵不必議增可也臣查標下中軍義勇一
百二十五名抽取更番健勇弓兵五百五十名先年
議在中軍團操防陸者也健勇弓兵歲支玉食不減
水兵而兩月更番一年止得半年之力臣非計也臣責
令常川應役除將二百名分撥荻港外其餘與水兵

砲兵義勇一槩分派巡艇哨守共計兵一千二百二
十五名內以九百餘名分爲八哨分布險要均屬遊
兵把總統率仍留兵三百餘名在中軍管訓練有事
則調遣策應無事則更番出哨通計增加沿江水兵
七百六十八名徽寧道陸兵三百名水兵二百名九
江道兵一百六十名水手一十四名以之分布南北
櫛比鱗次如此而江洋盜賊得以公行肆劫者臣愚
以爲必無矣伏乞 聖裁

一議兵餉

臣

等看得兵以衛民食以給兵二者相

須而不可缺者也查得先年操江衙門除九江道外

歲徵兵餉共計七萬一百五十兩六錢四分隆慶二
三等年減去四萬七千八百一兩八錢四分止徵三
萬六百五十七兩萬曆元年稍增至三萬三千三百
六十九兩六錢比之舊額僅半存耳今復議增前項
兵數除儀真增六十八名臣查得該縣梁頭稅銀歲
給馬黑二港民壯工食有餘者補給九江道添兵一
百六十名內除八十名於九江衛兵勇內撥用自有
口糧俱不加派外議增安慶守備下水兵三百名新
增荻港把總下除分撥中軍兵二百名外應募水兵
四百名徽寧兵備下水陸親兵五百名共兵一千二

百名查得江防規則耆捕日支銀五分舵工銀四分
兵三分以一千二百名計之大約歲用餉銀一萬二
千九百六十兩守備把總分哨等官廩給紙劄家丁
識字口糧工食盔甲弓箭銃砲火藥槍筴等器歲造
大小船隻工費約用銀三千兩有奇合行應天巡撫
照依海防事例於各府州丁田通融處派每年分解
安慶池州二府庫聽候支給其九江道議添德化縣
兵二十五名水手三名湖口縣兵三十五名水手四
名彭澤縣兵三十名水手七名工食銀不等合行該
道徑自議呈江西巡撫措處給用夫以今日畿輔

皇明嘉靖... 卷之四十一
之民差役繁重加之連年水浸十室九空議令加派
臣等安忍言哉顧以江防踈濶盜賊公行上厯

聖主南顧之慮前項兵餉量爲加徵以爲振武安民
之計誠有萬不容已者焉伏乞 聖裁

一分信地

臣等看得沿江上下因地而設之官又

必隨官而限之地所以明有守也若信地之分派不
明則將領互相推諉一有寇盜之警何以責成查得
儀真守備原派信地上自瓜埠下至新港而止今該
備上守青山下守花園港而瓜洲鎮委之衛總黃天
蕩委之遊兵營矣非設該備初意也 臣等查將沿江

信地酌量地方險易遠近通行申明責各將領防守
如南湖嘴守備南岸上自城子鎮下至馬當北岸上
自龍坪下至小孤山信地二百六十餘里領原設兵
船而以九江一衛屬之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九江
府同知責也安慶守備南岸上自香口下至池口北
岸上自小孤山下至六百丈信地二百九十里領水
兵五百名而以安慶一衛屬之其兵糧之退補支放
則安慶府同知責也新復荻港把總南岸上自池口
下至大信北岸上自六百丈下至西梁山信地三百
二十里領水兵六百名而以建陽一衛屬之其兵糧

之退補支放則太平府同知責也遊兵把總南岸上自大信下至高資北岸上自西梁山下至黃天蕩信地三百三十里領水兵一千二百餘名而以遊巡軍兵相兼分布守之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應天府治中責也圖山把總上自高資下至安港信地一百五十里領水兵民壯八百名而以鎮江一衛屬之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鎮江府同知責也儀真守備上自黃天蕩下至新港信地一百四十里領水兵三百名而以儀真一衛屬之瓜州鎮巡江衛總亦屬之操江水兵亦屬之仍與揚州府江防同知協同防守而瓜

洲鎮城民事則責在同知而守備不與焉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瓜洲同知責也三江會口把總上自新港下至廟港信地一百五十里領水兵八百名其兵糧之退補支放亦瓜洲同知責也信地既分職守定矣而又責以上下南北互相應援不許各分彼此一有疎虞通治以罪再照以上備總等官專為江防設也今則多住城市鮮居信地以故哨捕等設得以買閑偷安而江上之警或發而不知或知而不報合令南湖嘴守備駐劄湖口安慶守備駐劄雷港荻港把總駐劄荻港遊兵把總駐劄上新河儀真守備駐劄

儀真江口圖山三江會口把總駐劄本處不許仍前
住居城市其沿江合用駐劄衙門一時難便遷建行
令以船爲家每官各用座船一隻於各該府取用給
與乘坐駐劄旦夕在於江界督率哨兵巡守躬自上
下會哨如有江洋盜賊劫害商民仍敢坐視隱匿者
通治以罪如此則信地明而職守專駐劄近而控制
便是亦江防之急務也伏乞

聖裁

一專責任

臣

等查得先年題將鎮江府同知專管

海防揚州府同知駐劄瓜洲專管江防應天府治中
平池州安慶廬州府同知改註江防蓋以江洋統

領率皆武弁不容無文職以兼制而查核之議至當
也今各府治中同知之官名爲江防而實則管理他
事每每公委他出如太平府同知陳所敏以賚

表行而蕪湖之變因而有詞非題

請專職意也

自今以後合無通行各撫按操巡等衙門將江防治
中同知免其差委除鎮江安慶池州原在江邊揚州
駐劄瓜洲無容別議外其應天府治中移駐新江口
太平同知移駐蕪湖和州同知移駐牛屯無爲州同
知移駐泥汭與各府江防官不時巡行江上境內州
縣巡司之兵盡屬統率守備把總衛總之兵悉聽查

點凡哨船之堅脆哨兵之勇怯器械之完毀月糧之
支放悉聽查核至於將官之勤惰安擾江洋之失事
有無得以開報港汊沙灘洲渚夾磯盜賊出沒處所
得以區處禁戢務與守備把總等官聲勢聯絡共濟
相成一有疎失隱匿其罪與將領同坐如此而江防
之官有不盡心効力者非愚則玩臣等得而糾之矣
伏乞 聖裁

一定哨期 臣等查得操巡衙門置立哨單分發各
該備總府衛州縣巡司各照信地上下會哨將哨過
日期填入單內取各該印信鈐蓋繳報查考亦云密

矣顧法文玩生每每互爲虛文搪塞而守備把總官
懼風波之險懷偷安之習不肯躬自出哨此會哨之
名雖立而哨守之效未覩也除府衛州縣巡司及哨
官看捕等兵照舊會哨責令江防官查核外其各備
總官相應另置哨單定立期限約會如南湖嘴守備
每月逢二則下之安慶守備逢二則上之會於馬當
單取馬當巡司印蓋安慶守備每月逢六則下之荻
港把總逢六則上之會於池口單取池口巡司印蓋
荻港把總每月逢二則下之遊兵把總逢二則上之
會於大信單取大信巡司印蓋遊兵把總每月逢六

則下之儀真守備圖山把總逢六則上之南會於高
資北會於黃天蕩單取高資瓜埠巡司印蓋儀真守
備每月逢二則下之三江會口把總每月逢二則上
之會於新港單取瓜洲巡司印蓋圖山把總每月逢
二則下之孟濱河衛總逢二則上之會於安港單取
安港巡司印蓋三江會口把總每月逢六則下之周
家稿把總逢六則上之會於廟港單取歸仁巡司印
蓋又各備總哨單除各巡司印蓋仍將各備總關防
互相合同鈐蓋每月終繳報到臣查考大率一句之
內必有備總重兵往來一次則盜賊之出沒皆知兵

刑之虛實可考不然安居簡出徒糜廩餼則將安用
徒爲哉伏乞 聖裁

一課功罪

臣

聞賞罰者礪世磨鈍之具有功不賞

有罪不罰非所以肅人心而作士氣也江防之設久
矣而官者之功罪未課是以智勇與愚怯同勤勞與
怠玩同法令不行威武不振職斯之由昨者蕪湖之
變伏乞 皇上譴責當事諸臣 綸音一布羣

工震惕由是江海之間晏焉稀聞推埋剽奪之警若

此者謂非

聖明在上有罪必罰罰而當罪之明

效歟

臣

愚以爲濱江府衛備總等官賢否頓殊勤惰

不一合無比照防秋事例每年各兵備道將各地方
守備把總官各府江防官各衛巡江官功罪重輕備
行稽察開報臣衙門再加訪核如一年之內江上全
無失事及能擒獲真正盜賊人船勤勞昭著者容臣
疏名薦舉以備擢用其次量行嘉獎若闕茸無為貪
玩不職及該管地方屢次失事者重則論劾罷斥輕
則以軍法責治其哨官者捕員役一體於年終聽各
該道查明分別呈報以憑賞犒責罰如此則有功者
勸有罪者懲而効力用命爭先矣整飭江防要機或
在於此伏乞 聖裁

查復江營兵額疏

何寬

臣竊惟南京者我

聖祖開天定鼎地也

宮闕

陵寢百司庶府在焉以其為根本所在而臨近大江
故先事備禦之防何者不當預圖熟計而防江尤所
當急 祖宗以來京城內外設立三營操練軍馬

而又於江東門外設立新江口營以習水戰各營軍
務俱總於南京兵部而獨於新江口營復 命侯伯
勳臣一員及臣衙門堂上官一員領 敕提督行事

若此何者也誠以長江天塹環繞都城其險足恃防
之者不可不厚而責之者不可不專也以今日言之

則空虛甚矣

臣

竊憂焉

臣

查得新江口管官軍原額

挑選於南京五十二衛所者一萬五千八百一十二員名駕使戰船三百餘隻斯可謂強也已承平日久耗亡接踵循而至於今日僅存五千二百五十七員名而老弱者又相半也臣每至營校閱見其出江水操戰船不過四十餘隻在營操練軍士不過二千一百餘人以行列則不備也以軍容則不整也至於士卒藍縷憔悴之狀又可哀也江管虛弱至此失今不問後將何及萬一有不測之變欲其舳艫相望以守大江之險為奠安金陵永圖不亦難哉臣訪求其故

蓋以役占者多而事故改差者衆也所謂役占者各衙門各將領沿襲舊規違例役使以故五千餘軍之中有役占而免操免差者焉有役占而免差赴操者焉其見操而輪差者三之二耳臣會同保定侯梁

將各衙門各將領役使并各地方巡守員役悉行查議斟酌裁其過多節其可省雖拂人情而軍心稱快然而未能一一盡無濫也至於事故改差有數端焉蓋江營之軍視三營為最少江營之差視三營為最繁軍少差繁故人情皆以江營為苦而謀改別差逃亡相繼日益而月增也臣行據南京旗手等衛開報

前來約計改差年老爲事等項指揮千百戶等官一
千五十餘員其原額本營軍餘有逃故清勾未至者
七千五十六名有改差運糧幫甲快船別營替軍回
衛未補者七百四十七名有丁未補及紀錄存恤者
一百六十九名有爲事問罪未回未補者四十四名
有投充例不收補者一千三百三十五名以今尺籍
消耗不能盡復舊額固也苟圖以目前之安而因循
玩視不思所以振而舉之豈建設江營與 命臣等
提督之初意哉臣愚以爲有丁未補者宜收改差者
宜歸爲事者宜查老弱者宜汰其逃故清勾未至與

投充例不收補者一時難以卒復似宜稍分三營之
軍以實江營使之習水戰備不虞可也或以三營操
備保護 都城即使江洋有警可以率之應敵不必
取之彼以與此臣愚則以爲舟必操而後習波濤必
歷而後安三營平時習陸戰法耳一旦驅之乘舟破
浪是猶不能操刀而使之割也必不效矣且江營之
軍素苦差繁必其數增斯其差省夫然後得有暇日
以治生業饑寒不困而士氣可作也或又以爲近日
議增兵船碁布江介似若可以守矣臣愚則以爲九
江以至圖山上下一千三百餘里通計水兵不過四

千餘名散各信地可以禦小醜而不可以當大敵可恃以防江寇而不可恃以守金陵也欲守金陵近在守江欲守長江急在江營方今

聖主當陽治化

隆洽卽西北戎虜尚縮伏不敢動矧於畿服之內

豈有潢池之警爲慮哉然未雨而徹桑土旣濟而戒

衣衾是亦未可以已也臣奉命操江目擊前弊念

防虞之日踈懼付託之不效不敢不爲陛下陳

之伏望聖明俯念根本重地操江急務勅下

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請上裁

勅行南京兵部會同臣衙門將新江口營官軍有了

未補者行衛收補改差者勒歸本營爲事者查明收復老弱者選補壯丁逃故者嚴行清勾仍量營之軍以益江營俾與原額無大相遠其各衙門各將領役占再行清查不許指稱舊例占恡如此則江備益修江威益壯而京甸永固無虞矣

竭愚衷飭武備固江防衛重地疏 王篆

臣委以庸劣承乏任使濫竽江防重寄邇年以來奔走劬勤凡操巡諸務誠殫竭心思之用亦粗有章程可爲防禦之具矣但一二操備事理甚切江防大計者以承平日久桴鼓不驚當事視爲不急徒以敗衄疲卒充具故事因循沿習幾垂百年雖臣極力莫可卒反且臣所得爲者臣固不敢他諉乃有其責不在于臣者臣將柰何臣若及今不言一旦倉卒將何以禦 主上神聖將報究諸從事而臣後于爲時當蒙首罰猶之治病然雖投劑並進至于沉痾將何調

治臣安得辭責而已于言哉然臣非敢漫為勦說也
臣日有事江上因事稽核隨人諮訪得于營務有裨
急當議行者大端有四馬敢輒陳于左如蒙

皇上軫念根本重地 勅下兵工二部重加詳看覆
題咨行南京衙門速見行之則江營可以復振矣

計開

一核軍實以充營伍 查得新江口營設于永樂初
年合南京五十二衛所挑選官軍一萬五千八百有
奇天順等年復添調鎮江新安建陽三衛官軍一千
二百有奇通共一萬七千有奇在營操備可謂盛矣

自臣蒞任盡按籍而核之除三衛添調官軍取出江
遊巡外實在營止得五千六百餘人又半疲老病弱
不勝驚懼因而訪之以江營官軍差役煩苦數倍諸
營以故強者改避別差弱者逃移他境巧猾者投充
影射而各當事又各役占一人行伍空虛職此故也
比臣即欲具 聞前任操江都御史何寬已曾有言
但臣咨行南京兵部尚書劉光濟將影射役占等項
嚴行清勾自可還復比之原數相去竟遠臣復移咨
該部另將節年各衛所戶口底冊行委應天通判浦
朝柱協同把總洪恩李棟王冲霄清查去後據各官

呈稱查得改差指揮等官張軌等二百五十七員軍
餘二百九十五名逃故指揮等陳英等三百二十二
員軍餘張見等八千三百九十一名取回衛千戶等
官劉煥等四百五十員退回衛百戶等官吳松等三
十二員軍餘王狗兒四百六十八名爲事在外百戶
等官文相等五十七員軍餘吳清等八十六名未行
替補千戶等官余鸞等八十一員軍餘王成等四百
六十七名以上共一萬九百餘名見存五千二十二
員名夫以全盛之軍僅存若此又半疲羸則謂江營
無復有兵可也故軍之逃亡臣不恨之惟有力而強

者改避別差爲可恨軍之改避臣不深恨惟世祿而
官者亦復改避爲可深恨改避目前已可深恨更有
通同書識悉去其籍以爲子孫他日計則尤可深恨
也查得正德九年操江都御史張津南京吏科給事
中潘鏗等具題奉 欽依以後操江官員敢有營求
別差希圖避重就輕者許科道叅奏問遣不分官軍
俱調發極邊衛分官員帶俸軍人守哨其例可謂嚴
且重矣數十年來法久廢弛人多玩愒上下沿襲爲
常無復知有前例若不及今蚤爲查處則官軍日見
消耗營伍益就空虛大江重鎮所恃以爲防禦者安

在乎伏乞 勅下兵部移咨南京兵部將原額官軍
盡數查明定注冊籍該部及 臣衙門各留一冊以便
填補稽查先將改差者追還逃故者勾補取回者查
復退回者更換為事者清提有丁者查替每年終以
所清勾還補官軍員名數目咨開到部叅對查考惟
改差未盡還及有知而再犯者不分官軍指名具奏
盡照前例重處仍復者為定例以後再有改差及隱
占等弊許點官軍科道及 臣衙門不時叅奏通照律
例重處拜隱差容令等官一體叅論罷斥庶規避者
斂迹逃移者復還營伍益充而防禦有賴矣伏乞

聖裁

一省煩差以息軍勞 夫江營軍士消耗過多固以
差役之煩勞也而 臣謂其勞獨過于諸營者何哉該
營水陸正差之外又兼別項差遣有曰三江暗伏有
曰總府夜巡有曰巡視營船有曰巡視中街大勝關
有把守提舉司有看船役占追呼擺列護送健步吹
手識字軍牢火藥等差又不可以時而計彼內外諸
營曾有一于是乎其勞如是已自不堪况又軍少差
煩糧輕役重雖欲不逃亡改避不可得也 臣所陳于
前欲將逃亡者勾稽改避者追究法也然欲其相安

皇明嘉靖類錄 卷之四十一
于後非可徒繩之法必體其情可也欲體悉其情非
能盡革其差惟去其冗甚可也凡諸差冗當議裁者
臣已得徑行外至暗伏一差臣聞江營諸軍最苦勞
者莫過于此江營諸差最稱冗者亦莫過于此以所
最勞又爲最冗久而不議裁者非諸當事見不及此
以爲舊例當愛禮而存之半也臣謂爲此說者舛也
臣訪暗伏所由立比因江洋廣闊埃戍蕭然不得已
而借用以示之威今既有遊哨官兵一千四百餘名
遊巡官軍一千二百餘名朦朧戈戟棊布星列防禦
之術固已周矣何所資于暗伏况所守之地卽遊兵

所守之地遊兵所守之地又遊哨所守之地識者謂
既有遊兵則遊哨且當議革又何有于暗伏乎是暗
伏之當議減也明且決矣伏乞 勅下該部將暗伏
官軍摘減回營專工操練卽日原守信地責之兵巡
二營則暗伏之軍雖撤暗伏之地有兵不惟在營諸
軍勞困少蘇而逃亡改避者聞風思復矣尚何軍實
有不充兵威有不振也哉伏乞 聖裁

一揀勁卒以充選鋒 臣聞攻堅敵銳必有勁卒當
先而法亦曰兵無選鋒者北此選鋒爲要務也江營
重鎮所存額軍止五千餘名而實老弱不堪若不分

揀而羣之操練但可飾觀必取驍雄而用之克敵不
容無擇臣欲于諸軍班中按揀膂力方剛占通一技
者共足一千名分爲兩枝列爲五隊以把總二員董
其事伍隊官十員隊長十四名分投率領無間寒暑
不煩別差專攻操演水陸戰戟臣復以時校閱而賞
罰之名曰江營選鋒其不入選者照舊營操練選鋒
有摧墮退入舊營舊營有勇健進入選鋒例得不時
進退以昭激勸而亦不限千名以倡勇敢將使貔貅
雲屯稱選鋒者得二千人馬斯爲雄鎮也然選鋒立
矣苟不量加
則貧軍何能自足不給與衣甲器

械則貧軍何能自具雖設猶不設也今以衣甲計則
錫盔罩甲戰裙紅帽角標金鼓等物用銀二百七十
兩七錢以器械計則強弓勁弩長鎗短刀鳥銃藤甲
等物用銀一百六十八兩七錢以口糧計每軍月給
米菜銀二錢把總隊長而下給加有差每歲用
銀二千五百八十兩以上三項共三千二十餘兩欲
乞之帑藏則司計者稱誦欲取之間閭則司牧者告
匱以是當事屢議中止臣兩年亦復持議未決也今
臣查取將造衣甲器械者按措各郡原屬臣衙門無
碍官糧如太倉州弓兵銀一百八十五兩常州府歇

皇明奏疏類錄 卷之四十一
班銀十一兩太平府墩夫民壯銀四十七兩吳江縣
造間銀二十七兩武進縣田帖銀五十六兩無錫縣
歇班戰船二十八兩六合縣民壯銀二十三兩共三
百七十七兩堪以動支其不足數仍于逃故兵糧湊
處又衣甲器械止是造給一番後有朽損各屬軍士
自辦故今得委用措處至于口糧則逐年支給而兵
之選也又月加增是不可不爲經常久遠之計也該
臣熟思審處將遊兵營一切虛冗冒濫酌量簡汰每
歲得銀二千八百八十七兩以抵選鋒口糧之用尚
餘三百餘兩卽由是而選鋒之兵日加府庫之餉不

足如臣去歲所奏處辦派瓜州梁頭稅銀每歲尚餘
千兩亦可取給自無有于枵腹荷戈者矣夫自選鋒
一立無論緩急可備遣發卽居常無事而旗鼓日振
乎江營自可銷未萌之害永爲江防之保障矣伏乞
聖裁

一議戰艦以圖實政 夫江營原備水戰水戰必資
舟楫查得江營自永樂初年額設戰船四百一十隻
嘉靖十二年操江都御史潘泠奏減二百一隻嘉靖
十四年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奏復一百隻三十六
年都御史高捷奏將樓船改造沙船一百一隻隆慶

二年操江都御史吳時來變價一百五隻漂失二隻
實在二百四十九隻夫以四百一隻減而不滿三百
宜皆堅利可用也臣每閱操查各戰船俱損敗不堪
以處承平操演水陣尚可飾觀一旦緩急有一堪用
者乎以求其故造船者南京工部提舉司守船者江
營軍士也以問之該司則曰修造未嘗不善也其看
守非人以致損壞且有槓棋不存徒係虛舟者於修
造何與乎以責之軍士則曰看守未嘗不力也其修
造不法以致易壞且有方駕出江遽稱滲漏者於看
守何與乎各執其說互相推諉以臣自責惟曰看守

非人乃其實有不然者然安敢坐視其日趨于敝壞
乎爲今之計合無以後有應修造戰船該營具呈到
臣查實移咨南京工部委司屬一員江防官或府佐
貳一員公會勘從實估報該用料價如數咨解到
臣委能幹文職官一員協同武職官一員買料督
修勒工完報臣復以出江月日回咨該部以備修造
查考或未及期限無故而壞者則非看守之罪也臣
當查責修理或平流遇風間有損壞則又不得拘以
年例致將舊料浥爛卽當查勘及時修理其督修等
官容臣年終分別獎薦如此則修造看守皆出于一

事有專責無容推諉矣斯議也先該豐潤伯曹文炳
操江都御史吳時來皆有具奏該部以係隸職掌未
卽題覆以臣愚見人臣之義苟有濟于公家當無分
於彼此况實所以相濟曾未至于相誤臣所委勘估
驗支給查覈盡出該部于職掌原無侵損也此修造
之議也至于船數臣聞物之可備而待用者雖多費
不爲過不可備而待用者則徒費爲可惜茲江營戰
船以立法初意而言謂無事則操演有事則戰攻惟
有備斯可無患惟多備斯可足用如之何可無備而
議減也以物理論常用者易壞時久者必敝卽使修

造看守皆得其法而摧剝于風雨撞擊于波濤皆所
不免能使修造于今日者可待用于十年之後乎以
不可待用之物而徒損貲以備之又費力以守之臣
未敢以爲善算也據該部咨該造者十年一次每隻
費銀一百兩修者五年一次每隻費銀五十餘兩計
每歲修造不止六十餘隻約費工料四千餘兩以此
二百九十四隻通計十年修造當費四萬餘兩以此
銀而半致無用之地不濫費而可惜乎該臣熟思審
處計今所用巡遊哨守該四十隻選鋒及舊營操練
五十六隻又或修造不時多備六十四隻共一百六

十隻有餘矣此外一百二十四隻皆冗役也宜退還該部計十年內可省銀二萬餘兩引而上之愈積久愈數多該有遇事用船卽以二萬金造百隻鳩工飭財不日告成又皆堅利可用何虛費以備此不堪用爲哉况如前所云以一百六十者屬臣衙門修造或皆堅利卽可實用當無事再造亦未可知也以上二者一則可以備實用一則可以省虛費臣竊謂善算而可經久也伏乞 聖裁

萬曆五年十月十一日

摘陳弭盜急務疏

胡價

臣力繇劣知識庸闇邇者謬領督江之役夙夕兢惕懼弗勝任查照操江事宜除前任都御史規畫布置有裨江防者率循振飭罔敢自用徒事更張至有間于修舉一二如增置小船以便追截清查港議以編保甲添設各營烽牌以聯巡哨一時江上頗稱嚴密此皆臣力之所可爲勢之所得行惟督各道兵備江防與備總等官着實舉行共圖寧謐不敢瑣屑具瀆希飾邸報以要條陳虛譽乃若事關隔省勢有難于徑行地方所轄禁不能以專制者不敢不爲我

皇上陳之臣查得往年湖廣黃州府等處慣熟駕船之人置造小船或六槳八槳至十槳十二槳者名曰巴河漁船裝載客貨販賣鹽物在來江上破浪冲風勢若奔驥別船解有近其前躡其後以是鹽商大賈利其便捷往往雇覓裝送銀兩謂賊船弗能攻也無奈此等船徒日久奸生黨聚謀秘互相交結傳立謎號如遇搭載有銀客人密通行劫既劫之後或竄入荊渚或布散村鎮棄船而逃莫可蹤跡被劫之人頻行江上畏懼陰害亦隱忍莫敢告訴是以積毒成癰積朽成坯實爲江心隱憂近該臣訪獲賊首丘正

等審究供詞年年交劫歷歷有據牌行上下江防并備總等官嚴行禁革但係多槳漁船卽拏拆毀雖執有牌票槩不准行隨該江西南湖嘴守備李超呈稱江西瑞州府等處置造多槳船隻橫行江上出沒鄱湖深爲隱憂等因臣切惟木不撥其根則枝不披水不遏其源則流不息今多槳船隻皆是湖廣江西而始勢分彼此人異省直固非臣所能禁止者伏乞聖裁如果臣言不謬勅下兵部覆議俾臣咨行湖廣江西巡撫官行諭各江防兵備府縣等官一體嚴禁大船不過四槳小船不過二槳九江等處抽分部

皇明孝正英金 卷之四十一
官毋得收取稅銀濫給由帖如再有自上往下行使
容臣查究船戶籍貫將該地方等官縱容情節咨行
各處巡撫參治如法庶禁諭嚴切多槩船革盜賊無
所據而江洋可保無虞 留都可恃無警地方幸甚
臣不勝幸甚

萬曆六年七月初二日

弭江盜疏

黃綰

臣於嘉靖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准南京吏部咨臣署
掌南京都察院事隨准本院致仕右副都御史孫脩
咨將原掌提督巡江關防及傳流符驗到臣除收掌
外臣切照長江一帶上流自九江直抵太平以至南
京下流自鎮江直抵蘇松以至通泰誠東南喉襟之
地舟航往來之途故朝廷特 命憲臣專董其事厥
任匪輕夫何近年以來防禦無法盤詰欠嚴以致盜
賊乘時出入肆無忌憚劫掠商賈拒捕官軍急則竄
匿莫尋緩則嘯聚如故推原其自蓋有四者海濱有

巢穴不清之則無以絕其讐孽之端江上有窩主不治之則無以遏其嘯聚之地巡捕官軍地無界限而彼此互相推托船隻往來官無照驗而賊徒混衆出入四者處之有道則江寇可弭而地方可靖矣臣訪得各賊巢穴皆在太倉崇明常熟沿江一帶而江陰等縣通泰等州地方亦或有之或大户一家自造雙桅大船十數隻者或小戶數家朋造前船四五隻者號曰沙船等項名目招納亡命聚集遊手教習武藝養成惡性肆行興販私鹽因而乘機劫掠江洋賊販大率此輩合無行令各該地方州縣通行曉諭但有

人家原造此等船隻并容令無籍之人者許其自新改正卽以良民一體相待若有人以舊事告決不准理其船各家量畱一二隻裝載本等貨物出入其餘船隻俱令拆毀改造裏河常載等船中間敢有故違不悛者或被人告發或體訪得出治以重罪如此則巢穴以清而讐孽無由起矣至於存畱各項沙船及改造等船裝載客貨出入俱令先赴本州縣衙門告明行令各該里隣人等取具本船并不裝載違法私鹽等貨亦無容畱來歷不明之人在船撐駕沿途往來不致在外爲非重甘結狀到官方纔給與關防牌

面一扇正面大書船戶某人係某縣某都某番某籍
背面備開在船撐駕人姓名年貌籍貫并給領定限
回銷年月官用火烙花押流水挨次掛號各該衙門
另置號簿一扇照依年月號次一一附記以便查考
責令各船將牌懸掛大桅之前經過府衛州縣巡司
等衙門將牌驗無碍方許放行如或住劄地方發賣
收買貨物亦要執牌赴所在官司告驗事完回還之
日仍將牌赴原領衙門銷繳如或違限不銷亦要嚴
查究治後次船行如前給發各該地方但遇沙船及
改造等項船隻如無前項牌面定非良民隨處許所

在大小衙門并一應人等盤詰果有違碍即便連人
船貨物一併捉獲送官審究明白船貨入官變賣各
犯從重問罪其放驗官或失於盤詰或受財賣放事
發一體治罪又有沿江各處盪使槳船滿江紅等項
名色者晝夜往來江中最高為識熟或與賊通傳消息
者有之或乘人危急搬擄什物者有之合無行令各
該地方州縣通將各船人戶拘集到官給與牌面一
扇正面亦大書某人係某縣某處地方船戶背面亦
開給領年月官用火烙花押流水挨次掛號本衙門
亦置號簿一一依次附記查考各船領牌照前懸掛

各依牌上原開地方聽從各該巡捕官軍差使遇有
警急或令飛報或令尾襲上下接界地方俱使知會
如有遷延違悞即便查究治罪若能捕獲賊犯與同
官軍一體給賞又有往來客商船隻若載至二百料
以上者亦要行文曉令於原籍官司照前給牌以便
盤詰如或到途中先來告給者許執原領船由於所
在官司告給仍行各該官司凡有船戶告給牌面不
許因而生事科索指詐擾民一有故違通治以罪如
此則船有照驗而賊徒不得混衆出入矣臣又訪得
沿江一帶等有豪惡之家公然爲賊窩主前項沙船

等船往來江上與販私鹽劫掠客商悉皆投托其家
以爲依止彼此坐地分贓平時造意指示事發潛爲
救解至於巡捕官軍人等或平素受其賄賂或夙昔
與之往來非惟不行捕緝抑且反爲庇護致使窩主
得以自安盜賊得以逃匿蓋恐其事發而互相告訐
幸其不敗而彼此無事是以公移雖切視爲虛文積
弊日深遂成痼疾今後合無明立禁諭曉示各該地
方凡有昔曾窩賊之家許其改過自新再不得似前
容留盜賊投托行劫分贓其有長惡不悛之徒巡捕
官軍人等嚴加緝捕務要一一得獲毋致遺縱敢有

似前通同作弊體訪得出從重究治其窩主賊徒若能自相拿獲到官首告俱免本罪仍同官軍一體給賞如此則窩主已治而嘯聚無其地矣若夫長江地方上下千有餘里雖有官軍人等在彼往來巡捕不分行定界限致使漫無紀律平時則彼此玩愒盜發則互相推調盜賊何由勦除地方何由安靖爲今之計莫若將沿江一帶地方明畫地圖分定限界自某處起至某處止若干里委千戶某人帶領軍快人等若干在彼看守自某處起至某處止計若干里委百戶某人帶領軍快人等若干在彼看守每五處又委

指揮一員以總督之仍選能幹官二員各帶軍快二百餘名沿江上下分投往來巡察其各地方府州縣巡捕巡司等官亦仍責令彼此協助各該官軍人等平時務要嚴加晝夜巡緝毋致疎虞若遇警報卽時擒捕毋令縱逸相鄰地方亦要率人策應毋得坐視敢有似前玩愒推調以致失事者先行痛加懲治仍立限責令揆捕各該官員凡一有失許令互相申呈以憑究治如有指陳實蹟拿送窩主緝獲強盜十名以上者照例論功奏請陞賞如此則地有界限而官軍不得互相推調矣臣伏料東南地方之害亦莫切

皇明奏疏類金 卷之四
於江寇而長江弭寇之方又不出此四事如蒙 准
臣所奏乞 勅操江衙門將前項四者事宜通行所
屬拜事有干涉衙門一一舉行仍出榜於各該地方
常川張掛曉諭永爲遵守若有視爲泛常違慢悞事
者許令操江都御史指實奏 請降黜庶江洋可免
盜賊之虞而地方可保安靖之利矣

嘉靖八年八月

日題

議處重兵以安地方疏

江防

趙錦

臣竊惟 國家兵制無事則分隸於各衛有警則
上聞而調集功成奏凱則將歸而卒還此制之所以
爲善而事之所以不擾也其或設置重兵以阻要害
則必有嘯聚之寇不時之警難制之勢然後不得已
而屯聚以壓之固未有無事而聚以自困者鎮江儀
真之間沿江阻海號稱多盜然其居常之寇不過十
五爲羣挾兵私販潛形俟間流剽商舶而已嘉靖八
年侯仲金以販鹽餘孽弄兵海渚之中以自固當事
者不知所以處之激成其黨流害地方然亦間歲竊

發之寇非其常也該部用言官議遂請設立總兵官於鎮江儀真題奉

聖旨崔文陞署都督僉事克

總兵官提督上下沿江一帶地方在鎮江儀真兩處駐劄遇有鹽徒盜賊生發往來調度官軍兵快設法緝捕寫勅并符驗關防旗牌都給與他事寧撫按官具奏取回別用欽此臣於是仰見

陛下明燭萬

里言出為經蓋因事而命官既足以成功事寧而取回不至於增擾故自崔文既回之後不復設官而江淮之間偃然無事者皆

陛下至深至厚之澤也

嘉靖十九年秦璠王良以亡命小虜出沒太倉以臣

觀之曾未足以辱偏裨而當事者倉皇失措欲復設總兵官於鎮江固已非策而又妄引以為江淮重鎮遂置為定員而遠調淮太通泰等衛官軍以備防守徵派蘇松常鎮等處銀兩以廣召募此則臣愚之所未喻者也臣請舉其不必設不可設不宜設者次第

為

陛下陳之長江之中波濤渺茫洲渚掩映固

鹽盜出沒之藪也然其防禦之制下則州縣府衛分地以守巡上則守備兵備各據其要害而又有兩巡江御史分行於上下提督操江文武重臣總轄於中流其居常之寇府衛州縣之兵皆可制之而數歲間

發之變則兵備守備諸臣宜任其責又有大於此而難制焉者則操江文武重臣提兵而往可也由是觀之不煩更設其制已備使小大諸臣各舉其職則何變之能生苟不務得人而務設官則亦無益於事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必設也 國家之費莫劇於養兵而勢有所不惜者懼盜賊之爲良民禍也今江淮之間未聞有所謂嘯聚猖獗之寇而歲調淮太等處官軍二千餘員名月給行糧使之坐食於鎮江無事之時先自困弊非計之得兼且淮太等衛衣糧不足行伍消耗每一調遣齎送幫貼所在騷然在鎮江未

足以爲重而淮太等衛先已日入於彫弊而不可支矣蘇松等處饑荒困竭百計所需而亦令歲辦總兵官召募供給等銀數千餘兩通計前後十餘年之間公私所費何止十餘萬金皆以有限之財而投之無用之處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可設也禮曰設官分職言有是官則有是事也今總兵官之在鎮江身爲重臣既不宜追狐逐鼠下同於州縣之司而又無嘯聚跳梁之寇足以自見其謀勇之實於是率皆下帷高坐酒食自需交結過賓以延譽望流連山水以遣月日而已前後職於是者不下十輩皆以罪去而率

不聞有擒一賊以副 朝廷之委任非其人之皆不
才也無可爲之事以明職則見其過而不見其功勢
使之然也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宜設也於地方無
益於事體無碍而又重爲軍民之困鎮江重兵臣誠
以爲罷之便臣以踈暗待罪江防萬一有事而重兵
尚在亦可以分責而逭罪然臣目擊其弊而心知無
益亦安敢以一身之謀妨 國家之大計乎乞
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不謬卽將見在總兵
官取回別用淮太等衛軍人各歸本衛庶幾地方少
蘇而財力不至於重困矣

